

查干湖

林宏



这是神奇的湖。千顷碧波，诞生于关东大地之上，崛起于白山松水之间；这是神秘的湖。沧桑岁月，孕育了世界上最后一处渔猎部落；这是神圣的湖。茫茫草原腹地，是浓缩历史的辽金故里；滔滔碧水之畔，是蒙满文化的发祥之地。那一泓水一株草，那一片原野一季春风，就像一本神秘厚重的史书，见证了查干湖的沧桑巨变……

一方水土 传承千年文化

查干湖，白色圣洁的湖。吉林省最大的内陆湖。湖面南北长37公里，东西平均宽17公里，总面积500平方公里，年均蓄水量约7亿立方米。

查干湖的广阔和博大，使其成为先民繁衍的生命摇篮。

早在1.3万年前，“查干湖人”就在圣水之畔逐水而居，燃起象征文明与进步的堆堆篝火。他们以湖为生，依靠传统的捕鱼方式繁衍生息，用艰辛劳作征服自然。那响彻冰川的劳动号子，映衬着民族精神里的优秀品质，彰显着民族文化的独特内涵。

一泓圣水与千载岁月交融，演绎出一段段历史传奇。

唐太宗御驾亲征、屯兵驻守，金太祖一呼群诺、誓师凯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逐鹿驰骋、弯弓射雕……这片博大辽阔的水域，为历代英雄霸主提供了叱咤风云的历史舞台。

风烟散去，查干湖畔的渔猎部落演绎着另一段生命传奇。

备下九九礼、吟诵祭湖辞、跳起萨满舞、畅饮壮行酒……每年隆冬时节，在查干湖畔的茫茫雪野，都会举行一场神秘隆重的“祭湖·醒网”仪式。

“松原·查干湖冬捕”的序幕由此拉开。

一架架整装待发的冰爬犁、一尾尾活蹦乱跳的胖头鱼、一声声雄浑激昂的劳动号子、一挂挂绵延千米载满希望的渔猎大网，勾勒出一幕充满民族神韵和塞北风情的奇观。悠扬的

的马头琴韵，铿锵昂扬的八角鼓，粗犷雄浑的长号号……更为这冰封的圣湖平添几分来自远古的神秘和庄重。查干湖浩瀚丰沛的水脉，哺育和滋润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万物生灵，孕育出包含冬捕在内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如今，马头琴、乌力格尔（蒙古族曲艺说书形式）、冬捕习俗——每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独到技艺和文化标识都得到了妥善保存和大力弘扬，让人们记得起历史沧桑，摸得着文化根脉。

一份情怀 坚守生态理念

回想查干湖的前世今生，“八万大军引松水”的磅礴气势，令人震撼。20世纪60年代初，因上游断流、连年干旱等诸多原因，查干湖惨遭劫难，风沙肆虐、湖水干涸，草原人民的母亲湖、生命湖危在旦夕、命悬一线。

危难之际，被后人誉为“天字一号”水利枢纽项目的“引松工程”拉开序幕。

一锤一锹一双手，一心一意一腔血。查干湖人迎难而上，历尽艰辛，终于开通了一条“草原运河”，打造了一条“黄金水路”，再现了查干湖的烟波浩渺、碧水蓝天，换来了前郭灌区的稻浪翻滚、千里飘香。在一代代建设者身上，我们见证了奉献、见证了执着、更见证了忠诚。

拂去历史烟尘，查干湖神韵依旧。从水岸修复到生态围塘，从改善水源到净化水体，从改善水质到拦截污染，从夏天放网捕鱼到冬天放网捕鱼……一系列量身打造的生态保护举措让查干湖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绵延千年的马拉绞盘捕鱼方式，更避免了机械捕鱼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如今的查干湖宛如一处世外桃源，又似一处生物宝库——这里鸥雁私语，百鸟鸣唱，白鹤、丹顶鹤、东方白鹳等239种珍稀濒危鸟类在此栖息繁衍；200多种野生植物环绕生息。好水出好鱼，68种鱼类畅游其中。每年冬季，6000余吨“矿泉水鲜鱼”带着查干湖的吉祥与祝福，成为寻常百姓餐桌上最健康的美味。

纯净的自然环境，古老的劳作习俗——查干湖畔，中国最后的渔猎部落，坚守着最原始、最传统、最质朴的生活方式，传递着对自然的敬畏。

生态兴则文明兴。从当年的“引松人”到如今“渔猎人”，从坚韧不拔的“引松精神”到传承千年的渔猎文明，一代代查干湖人秉持保护自然、呵护生态的朴素情怀，给自然留下了休养生息的时间，实现了“渔而不绝、绵延永续”。



不时用力撑着竹篙，更有利于环保。

游船一路北行，第一个停靠站点是金山。这座青石叠砌的小岛，包括康熙三十六景中的第十八景“天宇咸畅”和十二景“镜水云岑”。因岛上建筑是康熙年间仿镇江金山江天寺兴建，故名“金山”。这里，殿阁亭廊高低错落，鳞次栉比，绮丽如画，是湖区重要风景点之一。今年盛夏，一度风靡网络的避暑山庄文创雪糕，主体形象就是金山亭。

从金山下来，游船驶向烟雨楼。楼顶层檐下，悬乾隆御题“烟雨楼”云龙金匾。远远望去，此楼不与浙江嘉兴南湖鸳鸯岛上的烟雨楼同名，外观也极为相似。乾隆帝一生六下江南，见烟雨楼晨烟暮雨，非常奇特，就命画师描摹，北返后命能工巧匠仿建。“烟雨”二字取自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说，每到阴雨天登楼远眺，但见烟雨茫茫、水天一色，远山近水仿佛笼罩在轻纱薄雾之中，如同置身仙境一般。

水路游山庄的最后一站是热河，因为以前来过，对于这个地方印象比较深，我们决定弃舟登岸步行返程。行走在湖畔，阵阵微风拂来，爽气袭人。湖面上，青雀舫来来往往，让人顿生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乾隆当年乘青雀舫游湖，观湖内翠盖红荷，看岸边芳草如织，又见澄波如明镜，顿感暑退爽风来，好似驾着青雀在仙境遨游一般。沉醉在“仙境”里的他当然不会料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御舟”会被广泛复制，一任平民百姓随意分享体验……此番况味，使人不由心生感叹：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左图：承德避暑山庄秋景。新华社发 王立群摄

一种精神 实现振兴理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在深化改革的春风中，该怎样实现振兴理想？

以文化为切口，让“旅游经济”彰显人文内涵，一系列创新举措为查干湖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马头琴、金鱼宴、乌力格尔、民族服饰……古老的非遗文化与秀美的查干湖风光紧密融合。近年来，查干湖人依托民族文化特色出新招，连续举办“冬捕节”、旅游节，打造查干湖民俗节庆、“冰湖腾鱼”等特色品牌。查干湖冬捕更是破茧成蝶，成为全国响当当的文化旅游符号，把季节的“寒冬”变成了发展的“暖春”。

有了创新，还要实干，才能推动发展。这与查干湖人秉承的生存信条相一致——辛勤劳作才能换来丰厚的收获，唤醒了湖圣水，带富了一方百姓，拉动了一方经济。这是属于渔猎部落的幸福与满足，也是对劳动者最崇高的赞美、最丰厚的馈赠。

春花，夏赏荷，秋观鸟，冬猎鱼……查干湖，从千百年前辽金帝王巡幸游乐的渔猎之地，变成了寻常百姓观光休闲的旅游胜地，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都变成了金山银山。查干湖迎来了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春天。

“出鱼喽！”从古至今，春秋更迭，查干湖畔渔把头高亢激昂的号子始终绵延不绝，千载圣湖欢腾着令人振奋的丰收喜悦。也许，正是这一声声振奋发聩的呐喊，吹响了锐意进取的强劲号角，为这片土地的今天和未来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奏响了具有力量感与时代气息的雄浑乐章。

上图为查干湖冬捕，左图为查干湖风光。 郭鄂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供图

何其幸运，我幻化成了一滴水，嘀嗒嘀嗒，踏着青石板而来。被吵醒的狗尾巴草询问我的来处。经过了多少雷电交加的雨夜，我从古老的角落里踱步而出，向着商洛这片热土亲昵道安。我于次日凌晨跑下山来，携带着一张山神给予的联名卡，卡中央的凤凰让我身价倍增。流水湍急，烟波浩渺，凤凰山的阿婆阿爷提着柴篓放声高歌，从山上缓缓走下山来，他们说着凤凰的故事，蛇头鱼尾、龙纹龟背、燕颌鸡喙……

山冈的云雾很是朦胧，穿石头缝、入小瀑布、走蜿蜒石栈桥，有时我和这里的树屈曲盘旋，只有几秒，不得已我便匆匆而去，弯道处有一壁壑，借着缓冲的劲儿，我向着我的发源地微微一笑，那时候的我青涩、清澈，又闪闪发光。一路走来，凤凰山的山谷和山腰都镶嵌上了玉

俱新超

一滴水这样过商洛

俱新超



带明珠，山岭沟壑层层叠叠，若隐若现，一派滴水漫山流的情思。

涓涓细流走向波澜壮阔，一路颠沛。人们为我讲述着尧舜的传奇，一位历史学家来到了我歇息的地方，侧耳倾听我忽觉明了，尧的儿子丹朱曾在此治水，从此这水成了丹水，这河成了丹江。从四方山川来的水送我踏上商州的路途，他们庆祝我成为了一名有勇有谋的水英雄。在这里我的地盘宽广了许多，沿岸的石壁上，宋代诗人王禹偁写下“何事吟余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的诗句。“时浮云已尽，丽日乘空，山岚重叠叠秀。怒流送舟，两岸秣桃李，泛光欲舞，出坐船头，不觉欲仙也。”一位老人吟出这样的诗篇，眉骨有几分徐霞客的模样。他轻盈的语言，让我在丹江的阵风中无限悠然。

棣花古镇的荷花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一路顺流，这里曾是北通秦晋、南连吴楚的商於古道上的驿站。我徜徉在荷花淀内，

感受着宋代人的含蓄内敛，还有金代游牧民族的粗犷豪迈。丁零零，风吹古镇小店，墙上的铃铛装饰品发出清脆的声响，店里的物品琳琅满目，唯独一个小水珠模样的漏壶让我笑出声来，惊起了水花。人们惊讶地望着我，于是我马不停蹄溜走了。奔跑的我疲惫、胆怯，却也感受到了温暖，从商洛来的老爷爷正坐在岸边与老伴回眸岁月，他说：“丹江的水也是很大的嘞，当初那些洋玩意都是从这里运来的哩。”

江边的龙驹寨与水应和着，我沿着沟渠走过数百家店铺，听见了秦腔。到了晚上，街道人来人往，小孩跟我溅起了千丈远，大人们发出一声又一声惊呼。

我走过的痕迹轻轻浅浅，说不清、道不明有多少次撞击和沉落，幸好微风和虫鸣一路护送我来到了商南县。闻着山茶花的清香，凝望着交错纵横的阁楼小

一滴水这样过商洛

俱新超

镇，我想我要和商洛的千千万万个朋友做最后的告别了，谁料想一场夜雨裹挟着我与金丝峡来了一场动人的会面。它的山峻秀挺拔，它的水清澈见底，叶里含正气，花开不浮华，我越过去，把自己投身到一个又一个湖泊当中。海桐、樟树、铁杉到处是我的影子，渐渐地，我顿觉自己有了活力，放眼望去，顶上藤萝摇曳，地下青苔密布，恍若仙境一般。

雨落将尽，挥别金丝峡，我乘风落入江河，站在丹江出陕界的岸边，回想自己从秀丽旖旎到浩浩荡荡，奔走八百里的路程。我想我完成了一滴水的使命，除了沿岸的风景，我还见证了无数泪洒丹江的仁人志士的故事。我将把它们携藏心底，等直走东南、北上京津之时，我将告诉沿岸的人民和那一草一木，让商洛的故事传诵千里，源远流长。

上图：商洛棣花古镇。新华社记者 陶明摄

承德山庄水路游

李立华

第一次去河北承德，大约20年前。那时，避暑山庄的水路尚未全线贯通。所以，印象中这片建在北方山区的园林，是山多而水少的。

最近再次到访避暑山庄及外八庙。那天，当我穿过云山胜地，出了岫云门，离开博物馆区，进入平原湖区时，眼前那片山环水、水环山的景象，竟使我恍然有些到了江南水乡的错觉。

但见湖与湖之间堤、岛、桥相连，散置其间的临水建筑、树木花草倒映水面，使人神清气爽。距今300多年前，清康熙帝北巡，看中了这里水草丰美、依山傍水，奇特的热河泉与磬锤峰遥相呼应，而且气候宜人、位置适中，便决定在此开辟湖区、修建离宫。

山庄湖水的来源有三：一是山间溪水，二是热河泉水，三是武烈河水，设计者利用河道和天然水泡，稍

用人工加以改造，即形成了现在湖区的雏形，有人称其“来于天然，胜似江南”。所以，山庄多湖多水，原本是不足为怪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山庄水路竟干涸了150余年。直到2003年，恰逢山庄肇建300周年，山庄人迎接节日的工程之一，就是将武烈河水引入山庄，沿途亭台楼榭也随之修葺一新，干涸百余年的水路才得以全线恢复。

买好船票去青雀舫码头排队登船，便开始了水路山庄行。青雀舫，既是避暑山庄乾隆三十六景的第五景，也是当年皇帝在此游玩时乘坐的一只船，是乾隆三十六景中唯一的动景。山庄湖区的青雀舫游船，是根据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复制的，外观精巧华丽，颇有皇家气派。据说，每艘青雀舫可搭载80人。青雀舫完全靠人力划行，两名船老大各持一只长长的竹篙，一左一右立于船头，



不时用力撑着竹篙，更有利于环保。

游船一路北行，第一个停靠站点是金山。这座青石叠砌的小岛，包括康熙三十六景中的第十八景“天宇咸畅”和十二景“镜水云岑”。因岛上建筑是康熙年间仿镇江金山江天寺兴建，故名“金山”。这里，殿阁亭廊高低错落，鳞次栉比，绮丽如画，是湖区重要风景点之一。今年盛夏，一度风靡网络的避暑山庄文创雪糕，主体形象就是金山亭。

从金山下来，游船驶向烟雨楼。楼顶层檐下，悬乾隆御题“烟雨楼”云龙金匾。远远望去，此楼不与浙江嘉兴南湖鸳鸯岛上的烟雨楼同名，外观也极为相似。乾隆帝一生六下江南，见烟雨楼晨烟暮雨，非常奇特，就命画师描摹，北返后命能工巧匠仿建。“烟雨”二字取自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说，每到阴雨天登楼远眺，但见烟雨茫茫、水天一色，远山近水仿佛笼罩在轻纱薄雾之中，如同置身仙境一般。

水路游山庄的最后一站是热河，因为以前来过，对于这个地方印象比较深，我们决定弃舟登岸步行返程。行走在湖畔，阵阵微风拂来，爽气袭人。湖面上，青雀舫来来往往，让人顿生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乾隆当年乘青雀舫游湖，观湖内翠盖红荷，看岸边芳草如织，又见澄波如明镜，顿感暑退爽风来，好似驾着青雀在仙境遨游一般。沉醉在“仙境”里的他当然不会料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御舟”会被广泛复制，一任平民百姓随意分享体验……此番况味，使人不由心生感叹：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左图：承德避暑山庄秋景。新华社发 王立群摄



古堰画乡

唐红生

来到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才知道是隔着瓯江相望的两个古村落：一个是堰头村的古堰，一个是大港头村的画乡。

当我看到一个拿着巨笔的手部雕塑时，如我所料，南岸的画乡确实与画有关，这里是巴比松油画基地。行走在江滨老街，两旁商铺林立，多半是二层，木质结构，也有青瓦白墙，古色古香。古村处于瓯江中游，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周边货物的集散地、商贾云集的繁盛地。

青石板泛着清幽的光，与其它古村不同的是，墙上恣意挥洒着油画，时不时见到卡通造型，俏皮可爱，艺术气息遍布每个角落。随处可见拿着画板的写生者，有老有少。随意走进一家画廊，油画挂满四壁，错落有致。这些画很写实，笔触轻松，色彩斑斓明快，油墨香气中透露出自然的芬芳，使人赏心悦目。

巴比松为法国一个风景优美的偏僻小村庄，当时有大批画家前往居住写生，巴比松画派由此产生，成为

19世纪著名的风景画派，风格自然写实。而在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全国各地的画家陆续来到丽水写生创作，画美丽风景、画百姓寻常生活，这种追求真实、表现生活的绘画创作与法国巴比松画派异曲同工，这正是“画乡”的由来。经过数十年发展，画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写生创作基地之一。

老街一侧的商铺临水而建，随意从小巷中穿过，可到达江畔。从古埠头登上画舫，江面宽阔平缓。下船登岸，渠水从“三洞桥”下涓涓流淌。这座桥为二墩三孔石平桥，建于北宋政和元年，是一座立体交叉石涵引水桥，解决了砂石淤塞渠道的问题，令人惊叹古人的智慧。

穿过古老的文昌阁拱形门，即进入堰头村。村落保存了20多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民居，多为三合或四合式两层楼天井院落，屋顶是青色的瓦片，檐角上刻着精美的花纹。眼前一座老宅建于清道光年间，三合院式，抬梁穿斗，朴素中现出几分华丽。门

楣题额写有“懋德勤学”，显示主人对后代的希冀。题额为“南山映秀”的民居则是四合院式，左右各设厢房。这四字不但称赞此地景色幽美，也流露出主人归隐田园之心。

堰头村村头是通济堰，这正是村名的由来。走上廊桥四下眺望，一条拱形大坝横跨瓯江支流松阴溪上，溪水奔涌而下，部分溪水流向通济古堰。大坝上浪花滚滚，鸥鹭翩翩，山峦葱茏叠嶂。一女子系着花布围腰，撑着竹排，正一篙一篙地划向对岸，像在蓝莹莹的丝绸上犁开了一道口子，好一幅绝美的图画。

时光已过去1500余年，修建古堰的詹南二司早已不见身影，只留下江边的雕塑，叙述人类的奇迹。早在南宋时，朝廷派出詹司马、南司马来治水，他们集民间智慧，成功建起拱形坝截流。凡欲筑坝，须解决沙石问题，于是在坝的一侧设计了一个闸门，初创了通济堰。尔后，经过一代又一代先贤与民众不懈努力，特别是到了南宋庆元年间，曾任同知枢密院事的何澹奏请朝廷调拨三千名兵士重修通济堰。针对木质坝抗洪能力弱的老问题，采用当地青年穆龙的建议，用松木桩打坝底，用石块筑坝，石块间雌雄连接，使大坝牢不可摧，成就了以引灌为主、储泄兼备，由干渠、支渠、毛渠三部分组成的竹枝状水利系统工程，滋润着碧湖平原万亩良田。通济堰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今仍发挥作用。

行走在江畔，银杏树满身金黄，让人感觉暖意融融。八百里瓯江日夜奔流不息，恰似一支灵动的画笔，画出了迷人的自然风光，画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景致。古堰画乡犹如一首隽永的诗、一幅江南的画、一曲悠扬的歌，让我心生欢喜。

上图：古堰画乡。孙新尖摄